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

李 慶 國
三重大學

一八九九年二月，林紓（林琴南）與人合作翻譯的法國作家小仲馬的小說名著《巴黎茶花女遺事》在福州付梓印行，立即引起了文壇的轟動。據傳“一時紙貴洛陽”，“不脛走萬本”。^①由此不僅開啓了林紓的外國文學翻譯的生涯，也掀起了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外國文學的翻譯熱潮。

林紓這位不諳外文的古文大家，通過與人合作的形式，用文言翻譯介紹了英、美、法、俄、日、瑞士、西班牙、比利時、挪威、希臘等國近一百八十餘種外國小說。^②商務印書館曾于一九〇四年印行《說部叢書》，其中收入很多林紓的翻譯小說。此後，又于一九一四年刊印了整套的《林譯小說叢書》，由此，《林譯小說》一詞便成了林紓的翻譯小說的代名詞而被讀者所接受，並成爲近代文學史上的專有名詞。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從時間上來說，是指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至一八九九年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面世近六十年間被翻譯介紹進來的外國小說。^③這一期間儘管時間跨度比較大，但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却較爲罕見。自然，這一期間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還處於萌芽階段，不僅數量寥若晨星，質量也並不出色，因而對當時的文壇影響甚微。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西洋文學的真實面貌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來始自林譯小說。儘管如此，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究竟呈現了怎樣一種面貌，它們和林譯小說相比具有怎樣的特點，以及這些翻譯小說與怎樣一種文化背景相關聯？搞清這些問題對於了解早期外國文學的翻譯狀況還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試圖就這些問題作一下初步的探討。

一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究竟有多少種，至今爲止尙無確切的統計，但從目前能够找到的資料看爲數相當可憐。這不僅說明了原本搜集的困難，實際上也正好反映了林譯小說前外國文學翻譯介紹的實際面貌。

最早譯介到中國來的西洋小說，據阿英考證約比本文設定的上限時間還早了一個多世紀，即一七四〇年左右由傳教士根據聖經重新改寫的故事（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還不能算作小說）。其目的是用作宣傳基督教義，傳播的範圍很窄。

一八四〇年英國人羅伯特·湯姆 (Mr. Robert Thom) 翻譯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英漢對譯本（並附有官話和粵語拼音對照）在廣東出版。原書署蒙昧先生書，門人懶惰生編，實際上都是譯者自稱。這一譯本共收寓言八十二則，並在《小引》中介紹了意拾（伊索）其人和意拾喻言的來歷。這是伊索寓言在中國最早的一部忠實原作的譯本。^④羅伯特·湯姆在《意拾寓言》敘中說“余作是書，非以筆墨取長，蓋吾大英及外國欲習漢文者，苦于不得其門而入，……故特爲此者，俾學者預先知其情節，然後持此細心玩索，漸次可通。”其主要的目的是幫助外國人學習漢語。^⑤

此後還出現過《伊索寓言》的另外幾種譯本，但大都可看成是羅伯特·湯姆譯本的仿作或改作。例如，《萬國公報》一八七五年五月十四日上曾刊載伊索寓言一則，名爲《失斧寓言》（即今譯《樵夫與赫耳墨斯》，見周作人譯《伊索寓言》，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李）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刊），但並不是以翻譯的形式出現的，而是改成了中國式的寓言故事。^⑥《萬國公報》正式連載《意拾喻言》始于一八七八年六月十八日，共刊六十三則^⑦，未署譯者姓名。前有《意拾小引》一篇，是羅伯特·湯姆原譯本《小引》的照錄。其中有很多寓言無論從題目上，還是從內容上看，都和原譯本相差無幾，但也有的已被改寫成了中國式的寓言故事。一八八五年前後施醫院印行的《伊娑善喻言》、一八八八年天津時報館代印的《海國妙喻》（署（希）伊所布著、張赤山譯，共收寓言七十則）等，大都和羅伯特·湯姆的選文範圍相似，收入寓言在數量上也沒有超出羅伯特·湯姆的譯本，其中《敘》和《小引》基本上是原譯本的照搬或改寫。例如，博文居士在序中說：“余著是書，非以筆墨取長，蓋以中西文字懸殊，凡諸西人欲習華文者，每苦不得其門如入，……余特譯此書，俾學者預先知其情節，然後持此細心玩索，當有勝如面命耳提之學。”將這一序言與羅伯特·湯姆的原序做一下比較便清楚了。

正式題名爲《伊索寓言》的是商務印書館一九〇三年六月印行的林紓與嚴培南合譯的譯本。林紓在此書序中談到翻譯

的緣起：「自余來京師數月，嚴君潛伯玉兄弟適同舍，審余篤嗜西籍，遂出此書，日舉數則，余即筆之于牘，經月書成」，並說「蓋欲求寓言之專作，能使童蒙而笑樂，漸悟乎人心之變幻，物理之歧出，實未有如伊索氏者也，……觀者幸勿以小言而鄙之」。伊索寓言的諸多譯本在忠實原著上雖然沒能完全超過羅伯特·湯姆的翻譯，但諸多重譯本的出現却有益于擴大其流傳範圍和影響。後來還有人仿照伊索寓言的形式編纂了中國式的寓言故事，如曹子漁編纂的寓言和陳春生編著的《東方伊朔》等^⑧。

然而，伊索寓言畢竟還不能算作小說創作，而真正稱得上最早翻譯介紹過來的小說大概要算英國作家斯威夫特（J. Swift, 1667—1745）的《格列佛遊記》。這部小說的第一部分名為《談瀛小錄》，分四次連載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的《申報》上^⑨。這是目前所知我國最早介紹進來的英國小說，也是最早的報刊連載小說。

接着，又有人根據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W. Irving, 1783—1850）的小說《瑞普·凡·溫剋爾》翻譯改作的《一睡七十年》刊載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的《申報》上。全文

不足八百字，實際上只是原作一部分故事梗概的縮寫。後來林紓和魏易曾把這篇小說譯為《李迫大夢》，收入《拊掌錄》中。同為文言翻譯，字數却相當于《一睡七十年》的七倍。

一八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十五日，《申報》上分六次連載了另一篇小說《乃蘇國奇聞》（從連載第二回起，小說題名改為《乃蘇國奇聞把沙官小說》）。這篇小說是當時報刊連載小說中較長的一部，近七千餘字。從小說中出現的黑人奴僕的形象和仿佛根據音譯的國名意而國、乃蘇國以及官職名把沙官、忽西等，大致可以推測為外國小說。但究竟為哪國作家的作品至今不明。這篇小說結尾寫道「至于和尚之事則下次再詳述云。」可能譯者還打算接着翻譯以下的故事，但從此便無了下文。

一八七三年一月《申報》館辦的雜誌《瀛寰瑣記》從第三期開始連載英國的長篇小說《昕夕閑談》（即《格列佛遊記》），直至一八七五年第二十八期載完，譯者署名為蠡勺居士。《申報》幾乎每月都在報上刊登《瀛寰瑣記》每期連載的章回目錄，為其作廣告宣傳。這是目前所見我國最早譯介的一部外國長篇小說。譯者在《小序》中說：「今西國名士，撰

成此書，務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釣譽，真君子神采如生，偽君子神情畢露，此所謂鑄鼎像物者也，此所謂照堵然犀者也。因逐節翻譯之，成為華字小說，書名《昕夕閑談》，陸續附刊，其所以廣中土之見聞，所以記歐洲之風俗者，猶其淺焉者也。諸君子之閱是書者，尙勿等諸尋常之平話，無益之小說也可。”後來《繡像小說》從第五期（一九〇三年）起，直至第六十三期，也連載了這部小說的重譯本，小說名為《汗漫遊》（最初刊載時名為《僬僥國》，第二次刊載時改為《汗漫遊》，未署譯者名。上海文寶書局一九〇四年還出版過英國人約納約翰口譯、李約瑟筆述的重譯本。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萬國公報》從第三十五次始至一八九二年四月第三十九次，分五回連載了美國作家貝拉米（H. Belamy, 1860—1898）的烏託邦小說《回顧》的節譯，名為《回頭看紀略》。原作于一八八八年在美國剛剛出版，三年後即被翻譯過來，應該說還是很快的。《回頭看紀略》未署譯者姓名，最初只注明“來稿”，第二回連載時注明為“析津來稿”。全書共分二十八章，每章只標章節數而沒有中國傳統小說式的對句回目，因為是節譯，每章的篇幅都很短。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李）

開頭一段說明了翻譯的緣起：“美國現出一書回頭看，名儒畢拉必君著也。所論皆美國後百年變化諸事，西國諸儒因其書多敘養民新法，一如傳體，故均喜閱而讀之。業已刊印數十萬部行于世。今譯是書不能全敘，聊譯大略于左”。這部小說寫主人公偉斯德有舊疾不能成寐，後按醫生的“入塾法”在地窖睡了一覺，結果醒來時已是百年後的二十世紀了。小說通過偉斯德的回憶與對比，展現了作家理想的烏託邦式的社會構圖。這部小說是我國最早翻譯介紹進來的政治小說，也是林譯小說前翻譯小說中最長的一部。它對後來梁啟超等人創作的“未來記”式的政治小說^⑩以及“倒裝敘述”的敘事手法會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一八九四年上海廣學會還出版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翻譯的《回顧》，名為《百年一覺》，也是節譯本。梁啟超在一八九六年上海刊行的《西學書目表》中曾介紹過此書。康有為在寫作《人類公理》時參考過《回顧》，譚嗣同在《仁學》中也提到“若西書《百年一覺》者，殆仿佛《禮運》大同之象焉”^⑪。儘管梁、譚二人是從政治的而非小說的角度來接受這一作品的，但也

可見此書在當時先覺的知識人中產生的影響。《繡像小說》從一九〇四年第二十五號起連載了這部小說的重譯，名為《回頭看》，未署譯者名，並明確標明其為“政治小說”。這部小說基本上是全文譯出，譯文還採用了半文半白的語調和章回小說的回目形式。

此外，林譯小說前翻譯的外國小說還有一八八二年《畫圖新報》館譯印的《安樂家》、一八九六年九月《時務報》第六冊刊載的張坤德翻譯的英國偵探小說《歇洛剋呵爾唔斯筆記》和一八九八年十二月開始在《清議報》上連載的梁啟超和羅普翻譯的日本柴四郎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除《安樂家》一篇外，後兩篇翻譯小說則是林譯小說出現後兩種具有代表性的翻譯小說類型，即偵探小說和政治小說。而且，在梁啟超的《佳人奇遇》連載的同時他還發表了鼓吹翻譯外國政治小說的著名文章《譯印政治小說序》，把它們劃入林譯小說後的翻譯小說似乎更為合適，故略去不贅。

二

林譯小說前為數寥寥的翻譯小說究竟具有怎樣的特點呢？

首先，在選材上大都偏重于奇聞軼事和怪誕故事。除了伊索寓言外，這一時期的另外幾篇小說都是從新奇、怪異的角度着手譯介的。翻譯小說的目的不過是為廣博見聞，啓迪世道人心。

《談瀛小錄》譯介的是《格列佛遊記》中“小人國”部分，這一部分類似現在的科學幻想小說。這篇小說在開頭一段寫道：“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館。所傳之事最為新異，但其書為何人之筆，其事為何時之事，則友人均未周知。蓋從一舊族書籍中檢出，觀其紙墨黴敗，幾三百餘年物也。今節改錄之，以廣異聞云爾。”這里譯者假託此書是從舊族書籍中翻檢出來的三百年前的東西，有意隱去此書譯自外國小說這一事實，但其着眼點顯然在于原作“所傳之事最為新異”之點上，翻譯的目的也是為了“以廣異聞”。

《一睡七十年》寫魏某一日逐兔入深山之中，碰見龐眉皓首三位老人席地對奕，其中一位老人罷奕起身引魏某入一石門洞口，里面良田美疇，風景迥殊，“所謂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世矣。”魏某飲老人所賜之酒後醉臥山中，醒來大異，昨日所見的屋宇等均不見，攜帶的火槍也已腐爛不可持。魏

某惘惘不可解，取道而歸，方知山中一覺之間世上已渡過七十載。小說開頭還寫道『昔陳博善睡，每睡必數百年或千年不等；又王質入山樵采，遇二人對奕，觀之忘返，泊終局所執之斧柯已爛。此皆言神仙之事，語殊荒誕不可考。茲有友人談及一事似與此二事相類，不知其真偽，亦不知爲何時事也。』可見，譯者注意到的是這篇小說和中國古代《博物志》和《述異記》中怪異故事頗爲相似之處即荒誕有趣。

《乃蘇國奇聞》正如題名所示，也是一篇怪誕的故事，其譯介之目的就是『以廣異聞』。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天方夜譚式的故事。乃蘇國有一位把沙官喜歡聽人講故事。經常『微服行街市中，聞有奇談，每拘回其人，令之詳說』。由此引出了一段用死屍釀酒的奇聞。故事講述人『我』是意而國人，在某酒號內幫工，一次和一個黑人奴僕發生角斗，失手擊中其要害，情急之中將屍體藏匿于酒桶。數日後，一貴官來買酒，所有的酒都要自行品嘗揀擇。他逐一品嘗了店內的貯藏之酒，均曰不佳，唯有最後品嘗到浸泡黑人屍體酒桶的酒時連呼好酒。貴官買去那一桶酒後，『我』便坐臥不安，正欲借故逃走，其事敗露，官兵們來店將店主和『我』一同抓去。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李）

『我』佯作不知，極力推諉。結果，店主被貴官請入瓮，而『我』却幸免釋放。『我』仍繼續做釀酒的買賣，不斷往浸泡着黑人和店主的二個酒桶里添酒，不數日，這二個酒桶便色味具佳，于是再移注別桶出售。來沽者盈門，幾於應接不暇。後來貴官又來店飲酒時得知這幾年所賣之酒仍爲黑人和原店主屍體浸泡之酒遂大怒，拔刀欲擊『我』時突然酒力發作，倒地昏睡不起。『我』便趁機將他裝進酒桶，釘死在裏面。新官上任後也來店購酒，並強行買去了浸泡死屍的三個密封的酒桶。『我』害怕此事暴露，駛船潛逃，途遇暴風不得不避回港口。先是躲避官兵追捕藏匿空酒桶中幸免于難，後又被船上人拋入大海。結果順風飄至一小島，又巧遇島人相救，最後乘船到了乃蘇國。小說結尾寫道『把沙官連日奇怪奇怪，此種人居然被神天所庇護，歷劫不死，真奇極矣！然論其罪實不可赦，奈何？莫法（把沙官的副職忽西）曰：『雖然，必赦之。否則某恐人皆鉗口結舌。大人之前必無有敢說小說者矣。』把沙官點頭稱是，遂命莫法曰：『爾可記其事，以廣異聞。』莫法退，因請其友編錄之焉。』用死屍釀佳酒其事本身就够新奇的了，何況主人公又

幾度逢凶化吉，歷劫難而不死，這更增加了小說的神奇怪誕色彩。

《回頭看紀略》和前幾篇小說相比並沒有採用改作成中國小說的形式，而是清楚地言明譯自哪國哪位作家的作品。可惜，由於其刪節過多以至使人覺得有點不像小說了。儘管譯者的目的只是為介紹其「養民新法」，而不在于渲染其神奇怪異之處，然而，主人公在地窖中一睡百年的怪誕和未來世界的新奇，顯然更容易為當時對西洋文學一無所知的讀者所接受。

以奇聞逸事為譯介小說的選擇對象，實際上和傳統文學觀念對小說的評價和要求是一致的。由此也可見在早期的譯介小說中傳統的小說觀念仍起着束縛和支配的作用。

其次，在翻譯方式上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最為隨便，任意增刪，改作的成份相當明顯。這些翻譯小說除了《昕夕閑談》和《回頭看紀略》外，都不言明譯自外國小說，而是將其改作成中國式的小說。試舉《談瀛小錄》開頭一段（原文不分段落，也沒有標點。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為例：

某家籍隸甬東，家世以懋遷為業，父生四子，子乃三

索，所得者幼曾學書，至將冠時，父掣之賈。遊每附海，舶抵澎湖、廈門等埠，貿易貨貝數年。父病歿，生意日漸蕭條，貨產亦漸消耗，正無可為計，適有一富，號業沙船走閩廣者，延司舶中，會計交易，事遂補被登舟，前赴瓊山于初夏。解纜放洋，行近海南，忽遇颶母狂飆，浪高百丈。舵工恐不能自主，大桅亦被吹折，幸風稍緩，不至傾覆。然駕駛之技一無所施展，只得隨波逐浪，聽其所之……

這裡不僅人名、地名都採用了中國式的，而且連情節和表述方式也仿照中國古代的筆記、傳奇等，幾乎看不出任何外國小說的形式痕跡。

《一睡七十年》將原作四、五千字的小說變成了不足八百字的短文，和林譯的《李迫大夢》比起來其改作的成分相當明顯。例如，原作寫李迫性溫訓而懼內等情節、議員競選演講之場面的描寫都被刪去，一睡二十年也被改成了一睡七十年。特別是李迫從山中歸來後恍如隔世的情狀描寫和心理衝突本來是小說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精彩的部分，但在《一睡七十年》中則變成了廖廖幾語的交代。林譯小說雖然也是用

文言翻譯的，但基本上保存了原作的風貌。他不僅寫明某國某人原作，而且也署上譯者名。小說中的人名、地名具按音譯，特別是林紓還以他簡練精緻的文筆相當精彩地傳達出了原作詼諧的風趣。自然，林譯小說的最大弊病還在於對原作的刪改，即為魯迅所詬病的“不諳原文，每遇紕難狀之景，任意刪去，自然也不以為然”^⑫。然而，林紓的刪改除了不諳外文而不得已外，基本上還是從維護原作的角度出發的，他的增刪更多地帶有潤色的成分，使譯文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却是為了使原作裝扮成中國式的小說。這是二者的不同之處。然而，翻譯小說中的改作現象在林譯小說出現之後也還是存在着，例如魯迅在談到他一九〇六年刊載在《浙江潮》上的翻譯小說《地底旅行》時就曾不無遺憾地說過“還有地底旅行，也為我譯，雖說譯，其實乃是改作……”^⑬。這種名為翻譯實為改作的情況在各國外國文學早期翻譯中都不乏其例，恐怕也是傳達和接受異域文學的一個難以回避的共通現象。

大體上依據原作的故事情節，回避或刪除費解和難譯之處可以說是早期翻譯處理上的一個特點。《昕夕閑談》就表明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全）

“此番所譯，僅取其詞語顯明、片段清楚，以為雅俗共賞而已，以便閱之者不費心目而已。”這種避難擇易的刪改情況不僅在早期的翻譯中，在林譯小說以及和林譯小說同時期的翻譯小說中也仍然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還在於譯者對外國文學的狀況的隔絕，尚未形成具有對原作和原作者尊重意識的翻譯觀念。因而，遇到難譯之處便任意刪去而不以為然。我們閱讀早期的翻譯小說時感覺都很流暢，幾乎沒有一般翻譯小說直譯時那種生涉、别扭的筆調。這也是早期翻譯文學以意譯為主而出現的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再次，和林譯小說相比，這一時期的翻譯小說不僅數量非常少，質量也不高，而且這些小說大都沒有被讀者當作外國小說看待，除個別作品外幾乎沒能產生甚麼影響。林譯小說則不同，不僅數量可觀，而且也不乏外國小說名著。內容廣泛並不限於奇聞軼事，僅小說標明的所謂小說類型就有政治小說、偵探小說、言情小說，以及冒險、歷史、社會、國民、倫理、諷世、寓言、神怪、義俠、軍事、滑稽、哀情小說等多種。林紓以古文大家的身份翻譯外國小說，其典雅、清麗的文筆自然不同凡響。林譯小說一立即即風行海內，人們通

過林譯小說纔真正接觸到外國的文學，纔知道外國也有不少傑出的作家和精彩的作品。周作人曾說過：“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纔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於外國文學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經很模仿過他的譯文。”^⑭錢鍾書也在回憶中談到：“接觸了林譯，我纔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⑮可以說，清末民初的新小說家和“五四”新文學作家幾乎沒有人沒讀過林譯小說，其翻譯數量的衆多和影響的深遠也是後來的翻譯家們無法企及的。

三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數量如此之少，即使譯介過來的作品也大都不言明譯自外國小說，反而將外國小說改頭換面扮成中國小說，這恐怕和當時中國與西洋文學還處於基本上隔絕狀態下的文化背景有着更為直接的關係。

儘管經過鴉片戰爭，西洋的船堅炮利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已經使中國人有所領悟，然而，對西洋文學的知識即使在先覺的知識界中也少得可憐。正如梁啟超所說：“甲午以前，我國士大夫言西法者，以爲西人之長不過在船堅炮利，機器精

奇，故學知者亦不過炮械船艦而已。”^⑯因而，大多數的讀者竟不知西洋也有文學，以爲文學只是“泱泱大國”的中國所獨有的。“西洋人只不過有二十六個字母，拿字母拼成文字，代替語言，非常的簡單淺陋，絕對及不到中國的文學這樣奧妙精深。所以西洋小說初到中國，都是著了中國裝的，纔不至被讀者稱爲‘洋鬼子’而拒絕它。”^⑰當然，對西洋文學這種盲目的輕視自然也影響到對西洋文學給予應有的關注和譯介。

《申報》在一八七三年一月四日刊登了一篇短文《新譯英國小說》。這篇大概出自譯者或編輯之手的近似書訊廣告的文字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應有的注意。然而它却是至今所見關於譯介外國小說的最早的文字。由于篇幅不長，將其全文（標點爲筆者所加）抄錄如下：

新譯英國小說

今擬于瀛寰瑣記中譯刊英國小說一種，其書名所夕閑談。每出瑣記約刊三、四章，計一年可畢矣。所冀者，各賜顧觀看之士君子務必逐月購閱，庶不失此書之綱領，而可得此書之意味耳。據西人云，伊之小說大足以怡悅

性情，懲勸風俗，閱之而可知其言之確否。然英國小說則爲華人所未見，耳所未聞者也。本館不惜翻譯之勞，力任剗削之役，拾遺補缺，匡我不逮，則本館幸甚。如或以爲不足觀而竟至失望，則本館之咎也。惟此小說係西國慧業文人手筆，命意運筆，各有深心。此番所譯，僅取其詞語顯明、片段清楚，以爲雅俗共賞而已，以便閱之者不費心目而已。幸諸君子其垂鑑，爲謹啓。

這篇短文推舉《昕夕閑談》，「係西國慧業文人手筆，命意運筆，各有深心。」儘管如此，由於外國小說尙爲「華人所未見，耳所未聞者」，因而，對於國人能否接受外國小說還表示了某種程度的擔心：「如或以爲不足觀而竟至失望，則本館之咎也。」這也說明了當時人們對外國小說的狀況還缺乏基本的了解。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在選擇上首先還不是出于文學的角度，而更多的是出于「以廣異聞」這一效果上的考慮。因此，「新異」、「荒誕」的奇聞軼事便成了選擇介紹外國小說的最初標準。和中國古代傳說故事很有相似之處的，如《一睡七十年》便被改寫成了中國式的筆記小說；同時，對於中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李）

國讀者來說，異域那些十分奇異的、聞所未聞的故事，如《談瀛小錄》、《回頭看紀略》、《蘇乃國奇聞》等也自然地被選擇過來以「廣中土之見聞」。然而，如果僅僅從神奇、怪誕的角度來介紹域外的小說，一方面必然造成選擇範圍的狹窄，這也可能是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數量不多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只取本邦聞所未聞的神奇、古怪之事，自然也難以準確地傳達出西洋小說的實際面貌。林紓翻譯小說的動機似乎並不在於單純地介紹異域的奇聞軼事，而是出于「啓發民智」之目的。正如他在《譯林》序中所說：「吾謂欲開民智，必立學堂；學堂功緩，不如立會演說；演說又不易舉，終之唯有譯書^⑮」。但由於他不諳外文，在選擇上只好聽任合作者的，因而也譯了一些三、四流的或不值得譯的作品，不過，由此也使他的翻譯小說在種類和範圍上擴大了很多。

此外，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的影響甚微，這和當時鄙視小說的社會風氣也是有關的。在正統的文學觀念中，小說與詩和散文不同，歷來處於被輕視的位置，封建文人和士大夫是不屑言小說的。因此，當梁啟超一八九八年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時，爲提高小說之地位，便極力誇大小說的社會

教育功能，有意制造了“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爲功最高”^⑤。這一在西歐文學史上難以具體落實的神話。林紓在譯介外國小說時也標舉了用小說來“啓發民智”的旗號，這使他作爲一個古文大家來操譯介小說之業纔名正而言順。並且他以“古文大家”的身分親自翻譯外國小說這一事實本身，也爲外國小說贏得了廣泛的讀者，特別是舊式封建文人對外國小說的關注和信賴。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數量少，還和當時缺少外國小說的合適譯者有關。當時能够直接閱讀外文小說的人本來就不多，而其中能够承擔翻譯介紹外國小說的人恐怕更少。陳平原曾對以下三種人對待域外小說的態度進行過考察。一是去國外的外交使節和經商、旅遊者；二是留學生；三是國內各譯書局的譯員。這三種人對域外小說的態度既沒有積極介紹，也沒有強烈反對，只是漠然置之。這種對待域外小說的冷淡態度也影響了外國小說的譯介。^⑥其實，除了陳平原提到的三種人外還有各國的傳教士，似乎他們纔是林譯小說前翻譯小說

的主要譯者或合作者。政治小說《回頭看紀略》就是刊載在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創辦的教會新聞《萬國公報》上的。並且，象英國傳教士羅伯特·湯姆和李提摩太還親自參加了譯介活動。但由於傳教士受限于社會活動範圍和自身的中文表現能力，再加上傳統的文學觀念和頑固守舊的習慣勢力的抵制，因此，也無法使他們在譯介外國小說方面發揮其特長。《萬國公報》一八九五年六月還曾刊載《求著時新小說啓》一文，這篇早于梁啟超等人鼓吹借小說來祛除積弊、改良社會的重要征文啓事就出自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之手。文中說：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不難爲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願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並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編，貫穿爲部，使人閱之，心爲感動，力爲革除。辭句以淺明爲要，語意以趣雅爲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

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

儘管這篇短文征集的是小說而非翻譯作品，但也可見傳教士力圖以“時新小說”來改良中國社會之熱情。這裏所說的

“時新小說”實際上就是後來以政治小說為主體的“新小說”。時隔半年之後，一八九六年三月《萬國公報》又刊出

《時新小說出案》一文，文中強調指出：本館前出告白求著時新小說，“意在刊行問世，勸化人心，知所改革，雖婦人孺子亦觀感而化”。不過，這一良好的願望並沒有得以實現，收集上來的一百六十二卷作品，不是“立意偏畸”，就是“不近情理”，甚至落入“動曰妓寮，動曰排婢妾”的“淫詞小說之故套”，幾乎找不出可以付梓印行的小說。然而，傅蘭雅等傳教士的借小說以“變易風俗”、“勸化人心，知所改革”的主張和對力圖區別於舊小說的“時新小說”的熱切呼喚，却有可能給先覺的維新派人士帶來重要的新的啓示。

《萬國公報》是當時的不懂外文又無機會出洋考察的維新派人士獲取西方先進社會科學知識和信息的最重要的一份傳教士報刊。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中就曾列舉發表在這一報刊上的李提摩太的《新政策》、艾約瑟的《富國養民策》等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李）

文章，可見對其是十分重視的。

在中國與西洋文學尚處于基本上隔絕的狀態下，在小說還受到傳統的文學觀念輕視的文化背景中，外國的小說還很難正常地被譯介進來，它們不得不改頭換面地裝扮成中國小說，或以獵奇異域奇聞軼事的方式出現，很難產生一定的影響和應有的效果。與日本初期外國小說的譯介情況相比，儘管中國的聖經故事和伊索寓言的翻譯早于日本，但日本對西洋思想、政治、文化和文學的關注却遠比中國強烈。明治維新之前所謂“蘭學”已經開始取代“漢學”而成為知識人向往和努力投入的學問，這為外國文學的輸入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日本最早的將外國小說介紹進來的是黑田翹廬，他于一八五一年左右據荷蘭語譯介了英國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長篇小說《漂荒紀事》（即《魯濱遜漂流記》^①），儘管也是大意的而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譯，但比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不僅早了很多而且有一定的影響，並且這部小說清楚地標明譯自英國小說，而不是改頭換面成日本式的小說。這也說明了譯者的翻譯意識是比較明晰的。這之後法國小說家凡爾納（Jules Verne）的《八十日間世界一周》（一八七八）、《月世

界旅行》(二八八〇)、《海底旅行》(二八八四)等科學冒險小說的譯介，使最初以「廣異聞」來滿足人們對西歐事物的好奇心的翻譯小說很快地進入了興盛時期，成為人們開眼看世界，引進西歐思想、科學、文化和文學的一個窗口。並且，也隨之出現了一大批熱心從事翻譯的作家，為大量地譯介外國的文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中國早期的外國小說翻譯儘管起步並不算晚，由於沒有形成日本那樣較為開放的文化背景，也難以產生應有的影響。外國小說的翻譯熱潮的出現遠遠落後於日本，直到林譯小說登場以後纔開始形成，因而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以日本為接受歐美文學的又一窗口或捷徑，從日譯本來轉譯西洋文學就成了中日文學交流中一個十分有趣的文學現象。

總之，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為我們留下了草創時期的足跡，儘管模糊和步履蹣跚，但它們掀開的畢竟是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上最難的無法回避的一頁，其中的摸索和嘗試也是不無意義的。

注

- ① 見《福建通志·文苑傳》第九卷中《林紓傳》(陳衍)和寒光的《林琴南》(中華書局 一九三五年二月版)。
- ② 關於林紓的翻譯外國小說部數，歷來有幾種說法。據最近出版的《百年沈浮——林紓研究綜述》(林薇)一書統計林譯小說達一百八十九種，其中未刊作品為二十三種。
- ③ 應該說以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為起點並不是準確的文學史意義上的劃分，但一方面中國人開眼看世界是緣於西洋的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的閉關鎖國，另一方面除聖經故事翻譯較早而又局限在傳教系統外，零星的翻譯小說則從這一時期開始。
- ④ 儘管在此之前，伊索寓言也曾出現過明代萬曆年間由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翻譯的譯文和一六二五年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金尼閣口授、張廣筆傳的二十則譯文即《況義》，但和羅伯特·湯姆的譯文相比都嫌過於簡略。
- ⑤ 引自《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三》。
- ⑥ 《失斧寓言》篇幅不長，故抄錄如下：「聞有節婦鄉居，家無擔石，賴子孝，采薪為活。一宵值雨，晨不能樵，炊煙不起，無計可施。幸牛齋，子亟入山，冀獲柴速售易米，供母晚餐。不期心急，舉斧過猛，迸落澗中，乃束手慟。忽來山人詰：何悲？告以故。曰：易易，吾當為子求之。即入清波執一斧出。子審視銀斧也，曰：非也，吾係鐵。山人下復舉一斧，則金者。子言非故物，曷敢認？後獲原斧乃謝受。山人喜曰：子孝且廉，貧無隔宿糧，臨財不苟，誠篤堪嘉。今將金

銀斧聊佐堂上甘旨，子其勉之，拜領持斧歸。鄰某聞之，典衣買斧，如法而行。山人果至，亦願代勞，赴水以原斧上，鄰失望，曰：「非。」繼取銀斧，亦曰：「非。」三取金斧，則曰：「是。」山人大笑曰：「世間豈有金銀爲斧而樵者哉？」爾誠貪詐徒，並鐵者不可得矣。言乞携二斧去。鄰無奈拾己斧，斧忽脫仍迸澗底，徒持木柄與敗而歸。這篇寓言與《酉陽雜俎》所載《築糠三版》很相似。改動的部分主要是開頭和結尾。特別是結尾處的改動，寫山人大笑曰：「世間豈有金銀爲斧而樵者哉？」非常幽默，這是在其它的《伊索寓言》中見不到的。

⑦ 《萬國公報》刊載《意拾喻言》六十三篇篇目如下：《豺烹羊》、《鷄公珍味》、《獅熊爭食》、《鷄生金蛋》、《大影》、《獅驢同獵》、《豺求白鶴》、《獅驢爭氣》、《獅蚊比藝》、《狼受大騙》、《鴉插假毛》、《鷹龜》、《鷄斗》、《黑白狗》、《蜂針人熊》、《獵戶逐兔》、《四肢反叛》、《鴉狐》、《裁縫戲法》、《洗染布各業》、《狐與山羊》、《牛狗同群》、《眇鹿失計》、《愚夫求財》、《老人悔死》、《齊人妻妾》、《鷹鶴同網》、《鴉效鷹能》、《東木譬喻》、《大山懷孕》、《蛤求北帝》、《毒蛇咬銼》、《羊與狼盟》、《斧頭求柄》、《鹿求牛救》、《鹿入獅穴》、《日風相賭》、《農夫遭訓》、《狐鶴相交》、《車夫求佛》、《義犬吠盜》、《鳥誤靠魚》、《驢馬同途》、《驢不自量》、《馴犬野狼》、《狼計不行》、《狼斷羊案》、《愚夫痴愛》、《鷄鵠同飼》、《縱子自害》、《意拾勸世》、《指頭露奸》、《鴉欺羊善》、《業主貪心》、《杉草剛柔》、《荒唐受駁》、《野豬自護》、《猴君狐臣》、《人獅論理》、《牧童說謊》、《鼠妨

“林譯小說”前的翻譯小說（李）

貓害》、《星者自誤》、《魚秋鱸皆亡》。

⑧ 《萬國公報》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起開始連載曹子漁編著的萬言，共八十多篇；一九〇六年四月（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上海美華書館刊印的陳春生編著的《東方伊朔》，都是受伊索寓言的影響而編撰的寓言故事。

⑨ 《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等，關於這一時間的記載有誤，是將農曆日期誤記爲公曆日期了。《申報》除第一期標明公曆日期外，以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使用農曆。

⑩ “未來記”式的“政治小說”除了梁啟超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一九〇二年），還有陳天華的《獅子吼》（一九〇三年）、春帆的《未來世界》（一九〇六）以及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一九〇九年）等。

⑪ 轉引自袁進的《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

⑫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

⑬ 《魯迅書簡·致楊霽雲》六六九頁。

⑭ 周作人：《林琴南與羅振玉》，見《語絲》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第三期。

⑮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見《林紓研究資料》（薛綏之、張俊才編，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⑯ 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

⑰ 胡懷琛：《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正中書局一九三四

年八月初版。

⑮ 林紓：《譯林》序，見《譯林》一九〇一年第一期。

⑯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見《清議報》一八九八年第一期。

⑰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⑱ 平田守衛編著《黑田麴廬の業績と〈漂荒紀事〉》，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一九九〇年二月版。